

# 沒事沒事

不久前聽說老范病了，去了南京，後來又聽說他回泰州了，寫了短訊給他，一直沒有回音；今天得知，他又進了醫院。遠在千里之外，我心裏反覆說着：「沒事沒事，老范沒事！」



人生在線  
陳木柯

認識老范是去年的事。母親病重，新冠肺炎疫情下，到處都是出門不易，我在香港心急如焚。南京的同事小陳說，泰州有個好朋友叫老范，他是個好人，請他幫幫忙沒問題。就這樣，先在微信中認識了老范。此後，他一直關心着我家裏的事，幫手聯絡醫院、找人、分析病情……忙得不亦樂乎。有了他，我在香港心定了許多，十分感激。讓我想不到的是，我在深圳隔離完畢，趕回泰州時，這位從未見面的朋友竟然在機場等着我。

「沒事沒事，沒得什尼！」（泰州方言，意思是不要緊，沒關係，沒什麼的！）老范一口泰州話，聲音低沉沙啞，但這「沒事沒事」我聽得很真切，一見如故，像家人一樣，沒有客套。後來的半個月，母親病情日重，老范每隔兩天就去醫院看望。從泰州到姜堰二十公里路程，他不嫌麻煩。我勸他不要跑，他說：「唔去好應呀，他萊都認得，好弄應，沒事！」（我去好些呀，他們都認識我，辦事容易些，不要緊！）我笑笑，對待這樣的朋友，也不用多說啥了！

有一天，老范問我：「厄想同的領導照個面？晚上吃個飯，去厄在，省得人厄說你拿喬。別厄黃噏臉亞！」（不想同老家的領導見見面？晚上吃頓飯，要去一下，免得人家說你了不起。不要讓我沒面子呀！）我欣然赴約。十分感謝老范讓我認識了一些泰州的朋友，從他們身上，再一次讓我感受到濃濃的鄉情和父母官們想做事的幹勁。順便一提，家鄉的變化太大了，我去找小時候的泰山公園，花了半天也沒有摸到門。老范還帶我去看了泰州學派紀念館、梅蘭芳紀念館和安定書院舊址，這些當地的文化寶庫，讓我這個泰州人倍感自豪。

有趣的是，每到一處，不論是領導還是工作人員對老范都十分敬重。市委宣傳部的領導稱老范是「泰州的名片」，形容他低調內斂，實實在在，

做起事來一是一、二是二，典型的泰州人。出於做記者的本能，我感到年近七旬的老范應該是一個有故事的人。原來，他是醫生，畢業於軍醫大學，退休前擔任泰州一間醫院的院長；他又是作家

和攝影家，是中國作協和攝影家協會的會員；他又是國學愛好者，通曉儒釋道。改革開放初期，他還兼任過泰州台胞接待站站長，至今不少台胞到泰州，還是喜歡找老范。我孤陋寡聞，老范出版了不少書，大才子，這是我離開泰州返回香港時才知道的。那天晚上，他執意用車送我去機場，我約他在我家一起吃了飯再出發，他連連搖手：「不七飯不七飯，你果果假假晚上同你做盞兒，你萊達達，唔晚上嘎的有事。」（不吃飯不吃飯，你哥哥、姐姐今晚同你一起，你們難得聊聊，我今晚也有事。）

原定的時間一到，老范的車子準時停在門口。在機場下車時，司機悄悄告訴我，老范其實沒有回家，只是到外面隨便吃了個麵包，坐在車上一直在等待約定的時間。聽到這，我望着老范，感動得不知道說啥好！他笑着用沙啞的聲音說：「沒事沒事！」他認真地遞給我一本《中國佛教藝術傳》，這是他剛剛出版的專著，他有點靦腆地對我說了一句：「可以讓香港的朋友們也多些認識祖國醫藥的源遠流長和博大精深。」這他難得同我說的一句泰州話普通話，警扭得可愛。回到香港後，我查了一下，發現他寫的《泰州情緣》特別好看，書中展現了泰州特有的風土人情，以及泰州深厚的人文底蘊，我愛不釋手。

忘了說，老范自己感到最驕傲的不是上面這些成就，而是他的特別血緣——標標準準的范仲淹的後人，內地許多與范仲淹相關的機構和活動都有他的份，他的不少文章主題都是「先憂後樂」的那份家國情懷，情真意切。老范病倒了。小陳說老范的同學們在籌備出版一本小冊子，因為老范這個人太好了，大家用這種方式感謝他。我也蹭一下光，寫此短文，向老范致敬，祝老范沒事沒事，早日康復！

# 想像無垠



市井萬象



香港大會堂六十周年誌慶網上展覽《想像無垠》即日推出，觀眾可以透過互聯網穿梭時光隧道，回顧香港大會堂過去六十年的發展和想像大會堂的未來。是次展覽將今年五月在香港大會堂展覽廳舉行的《想像無垠》實體展覽移至互聯網，觀眾可以隨時

隨地觀看。展覽設有七個虛擬展區，分別為「想像起飛」、「知識不再神秘」、「藝術近在咫尺」、「表演如此難忘」、「藝即生活」、「觸碰未來」和「看見未來」。

政府新聞處

# 天外來客



文化經緯

吳捷

一九四七年七月初，美國新墨西哥州小城羅斯威爾（Roswell），有不明飛行物從天而降，墜毀於市郊。軍方聲稱那是附近軍事基地發射的探空氣球，本地卻傳聞「目擊者」證詞：墜毀飛行物是飛碟，裏面有外星「小綠人」屍體，政府已將殘骸偷偷運走。居民以訛傳訛，媒體添油加醋，孤懸於新墨西哥荒原的羅斯威爾頓時聞名全國。小城為招徠更多遊客，於一九九一年建成我眼前這座「國際不明飛行物博物館兼研究中心」（International UFO Museum and Research Center）。它毗鄰通衢，白牆藍招牌，門面不大，有些《圍城》裏「歐亞大旅社」的氣派。周邊商店都以UFO為主題，大頭大眼的「小綠人」在招牌上探頭探腦，迷之微笑。

我是為卡爾·薩根（Carl Sagan）而來的。薩根生前是美國著名天文學家、科普作家，SETI（搜尋地外文明計劃）發起人之一。他倡導批判思維方式，批評二戰後美國公眾缺乏思辨能力，沉迷於人類被外星人綁架之類傳聞。他的暢銷科幻小說《Contact》描繪人類合作造出飛船，飛往織女星與搭建星際交通網的外星人交流，篇章間點綴着主人公（一位女天文學家）對科學、宗教、宇宙、人生的思考，文筆優美內省，清澈如泉。他批判偽科學和迷信的名著《The Demon-Haunted World》如一盞永不暗淡的明燭。多年前我從此書中了解到羅斯威爾事件，此行正為向仰慕多年的科學家致敬。

正值周末，博物館停車場爆滿，幾個售票窗口擠得水洩不通。展廳只有一個，開闊明亮如體育館，一小時即可逛完。展品集歷史、現實、大眾文化於一體，對當年墜毀事件既不強證其有，亦不否認其無，好像一桌菜式五花八門、口味不偏不倚的自助餐。其中有多位目擊者的證詞，有UFO的形狀和移動方式圖解，有人類與UFO接觸方式的介紹，有史疑似參照外星生命形象創作的藝術（如七世紀某瑪雅國王的石棺蓋複製品，其上雕有大頭細身人形生物）。展廳中央懸一架灰色飛碟，其下四個灰色外星人巨眼小

鼻，全身光滑細瘦，彷彿剛剛踏上地球表面，略顯困惑迷茫。飛碟每隔幾分鐘就噴雲吐霧，滴瀝亂響，遊客則聚攏圍觀，哈哈大笑。

真有外星人來到地球，人類還會笑得如此開心嗎？十九世紀末，科幻鼻祖威爾斯（H.G.Wells）的小說《星際戰爭》（The War of the Worlds）寫火星人侵略地球，英國彼時為全球霸主，卻只有普通火炮還擊，自然一敗塗地，人們乘火車、馬車四處逃竄。後來火星人感染某種地球病毒，全部死亡，地球人才免於浩劫。一九九六年荷里活電影《獨立日》描繪外星人入侵，地球化為焦土，最後地球人出歪招，給外星人飛船的電腦輸入電腦病毒，艱苦取勝。這個電影告訴我們，外星人使用的也是Windows操作系統……

人類對宇宙的好奇和探索永無止境，科學、科幻彼此啟迪。儒勒·凡爾納寫《從地球到月球》、《環繞月球》後一百年，人類登月成功。而威爾斯寫《星際戰爭》的十九世紀，人們以為宇宙就等於銀河系，銀河之外是曠然無物的空間，所以小說題目中的「星際」（worlds）指不過是地球和火星。一九二〇年代，天文學家哈勃證實河外星系的存在並發現宇宙在膨脹，天文學、宇宙學才發生飛躍，科幻作品的腦洞亦隨之增大。

科學崇尚懷疑和證據，大眾文化以娛樂為目的，二者並不衝突。宣稱UFO來襲、自己被外星人綁架，言之鑿鑿，從中牟利，則另當別論。薩根說所有這類傳聞都拿不出任何實證，「目擊者」所見無

非飛機、氣球、大氣光學現象、本人的幻覺或他人的惡作劇。薩根努力尋找地外生命，也批評罔顧證據、輕信傳言。他說，科學永遠擁抱新的理念，即使它看起來荒誕不經，但同時又以最嚴格的標準來審核證據。「你買二手車時都猶疑不定，為何不質疑飛碟和外星人的傳說？」

去年六月，五角大樓公布不明空中現象（UAP）調查報告。調查的一百餘個UAP大多信息不足，無法定性，也未發現與地外生命有聯繫。今年五月，美國國會舉行半個世紀以來首次關於UAP的聽證會。國防部次長僅說UAP有潛在的飛行安全與一般安全風險，我們正致力研究其來源。調查報告出爐前和聽證會前，眾多UFO迷翹首以待，以為會爆料羅斯威爾「小綠人」事件內幕，結果當然大失所望。

其實，外星智慧生命即使存在，也未必是地球人的形象。據科普書籍《Welcome to the Universe》和《The Future of Humanity》推測，外星智慧生命肯定有立體視覺器官，也有某種抓握機能（如人的對生拇指），但具體相貌很難說。經典科幻作品《Star Maker》描寫主人公的意識漫遊多重宇宙，邂逅不同星球的智慧物種，它們不限於人形，還有昆蟲、鳥和植物合體等等。

所以，今後若在家中看到螻蛄形狀的生物，不要尖叫逃開。它或許就是一位迷途的天外來客，無端掉進你的小小城堡，正如多年前「小綠人」墜落於羅斯威爾一樣。



「國際不明飛行物博物館兼研究中心」（International UFO Museum and Research Center）位於美國新墨西哥州小城羅斯威爾。資料圖片

# 燒臘香脆慰餘年

偶訪筲箕灣，天色向晚了，便朝電車總站走去，卻見燒臘店外排着十來人。我忽然嘴饞，想「斬料」回家。「斬料」是我們那一代孩子舌尖上甘腴的回憶，半肥瘦而邊緣帶濃的叉燒、有骨可啃有肉可啖的燒排骨、還有燒肉哩，皮脆肉腴……



HK人與事  
黃秀蓮

可是排隊太費時了，不如先看看究竟吧，咦，怎麼人人都拿着塑膠盒子？且輪候的全是白髮飄蕭的老人。自攜盒子，很大可能是派飯，不是買飯了。從隊尾一直往前走，走到店前，舖面並沒有貼出派飯的告示。我斷不能越過人龍，搶先一步去買，當然也不可能排在隊尾，一下子處於兩難了。

燒臘店位於街市，擺賣雞鴨蔬果的小販，已陸續把檔口收攏了，燈火闌珊的況味隨着夜色沁來。燒臘是我們廣東的美食，店舖像魯迅筆下的酒舖，自有格局。舖面也是呈曲尺形，玻璃為屏，阻隔塵埃。不鏽鋼橫杆上掛了許多鈎子，肥雞、燒鵝、開邊斬件的乳豬都高高掛鈎子上，小塊細件如叉燒、雞爪、豬耳等則盛盤子

內。油光亮澤，大小肥瘦，一目了然，坦坦蕩蕩。入夜了，鈎子零落，只剩下三兩隻貴妃雞，還有一大塊燒肉而已，也是快要打烊的光景。師傅在鈎子與砧板之間忙，手腳麻利。

「這兒有飯派嗎？」我問老婦，她點點頭，不大願意面對我好奇的眼神。店舖燈火，只照耀住隊頭，兩三間舖後是地盤，黑漆漆的，隊尾便籠罩於陰暗裏。此刻接近七時了，人龍又長了一點點，都在等待一個開始。我禁不住再三望去，這隊伍，疲憊而襤褸，在晚裏裏透着蒼涼。在繁華城市裏不起眼的角落，哀沉的一景，如一聲聲嗚嘆，漫入長夜。

推測這燒臘店天天多燒製一些，每到入夜時分便低調派發，惠及區內老弱，然而數量不多，畢竟財力有限。明哥在深水埗派飯，樹立榜樣，感動人心，原來這社會還有許多個明哥，照顧了胃，溫暖了心。經過火烤燒製，燒臘有其獨特光澤，加上一兩條青菜，鋪在絲苗白飯上，色香兼備，看見就會喜歡，且讓人開開心心吃燒臘吧。



聞話煙雨

白頭翁

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初，這支法國考古隊是從希臘的克里特島東渡地中海，從大馬士革一邊勘察，一邊考古，終於到達幼發拉底河西岸的古老城市馬里。馬里在敘利亞境內，它是六千年前幼發拉底河、底格里斯河「兩河文化」的重要一站，馬里的名字就很奇怪，沒有人知道它要表達什麼？因為它是根據「兩河文化」時期的一種很獨特也很古怪的文字的讀音譯成的，五千年沒有人能破譯它。

這支法國考古隊十分專業老道，他們從上埃及的阿瑪爾納考察到下埃及的孟菲斯，終於發現幾塊刻有圖案也可能是文字的泥板，他們順着這一線索不斷尋找，最終挖掘出兩萬多塊刻有文字的石板。

泥板是用當地一種黏土拍打成，上面刻滿文字，然後經過涼曬火乾成型。泥板上刻的文字是一種叫古阿卡德語，它記述着前馬里王國的「國家紀錄」，王國的政令、法

# 發現古馬里王國文字

律、王宮中發生的事情，國王的活動甚至「語錄」。大約在公元前一四七七年，在位於埃及尼羅河三角洲的古城裏，當時的法老要求修建一座帶有精美壁畫的宏偉殿堂，他們採用「濕壁畫法」，將顏料繪製在尚未乾燥的石膏上，使色彩和牆壁融為一體。關鍵是在這幅壁畫的左側有數排文字，這就是法國考古隊發掘出的泥板上的文字，正是依靠這滿滿一牆圖文並茂的對照，才艱難地破譯了古阿卡德語。

亞瑟·埃文斯是二十世紀傑出的考古學家。「米諾斯文明」正是經過這位近乎傳奇的考古學家「考」出來的。

埃文斯有意無意地在雅典的地攤市場上溜達，他看見一個很不起眼的「乳石」，這種「乳石」英文名稱為milkstone，其意為神會通過這塊石饋給母親或即將成為母親的女人以乳汁，故稱「乳石」。而埃文斯一眼看中的是小小「乳石」上竟然刻着他從來沒有見過的「符號」，他認為那應該是一種文字，上面很可能寫的是一句辟邪的咒語甚至是一首詩。他買下了市場上出售的所有帶有刻痕符號的「乳石」。正是這些小小的不起

眼的「乳石」，引導埃文斯一步步走向「米諾斯文明」，他甚至把整個遺址都買下來。他和他的考古團隊發現了「米諾斯文明」時期的王宮遺址，這就是著名的古希臘克諾索斯宮殿遺址。而後克諾索斯宮的王宮檔案庫也被發掘出，裏面保存着二千多塊黏土泥板，是用古埃及的一種特殊黏土製成後乾燥成型，其狀如葦葉，細長而苗條，和之前發現的刻有文字的石板不同，不但形狀不同，刻在上面的文字也不同，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認識這種奇特古怪的文字，這就是線形文字，它是一種意音文字，同時包括專門表示音節以及專門表達聲音、物體或抽象概念的表意符號，通常是由左向右書寫。

埃文斯的發現引起了二十世紀初對古希臘文化遺址的考古熱潮，新的發現層出不窮，到目前為止，這種泥板檔案已發現幾萬塊之多。這些文字完全不同於其他地區發現的文字，似乎是「石頭縫中蹦出來的」，被命名為線形文字A，直到今日，這種古怪而神奇的文字尚未被破譯。

（《偉大的發明》之二）